

山上雪 山下人

王克荣 主编



山上雪 山下人

作者：王克荣

第一章

1

进入腊月的第一场雪伴着飕飕的西北风，不紧不慢不大不小整整下了一夜。风卷着雪花，狂暴地扫荡着松花江畔这座正在兴建的石油化工城，雪在风里旋着，风在雪里扰着。寒风摇撼着树枝，狂啸怒号，雪大片大片地往下飘，又干燥，又轻盈，像绒毛似的，风轻轻一吹，就把雪片从路边吹进了沟渠。渐渐地雪片被割肉的寒风撕裂成无数的细小的颗粒洒落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这时的世界已经成了银白色。早上，该起床了，虞志浩还和哥一颠一倒挤在一个被窝里呼呼大睡。忽然，睡梦中的虞志浩许是感觉到了冷，用力拽一下被子蒙住了头，而同盖一床被的哥却因此上身裸露在了外面。哥本能地拽着被子往回拉，盖在了裸露在外的上身。可虞志浩的上身又露在了外面，他似醒非醒拼命地往身上拉盖着被子，并用脚蹬哥，嘴里不时地含糊不清地胡乱嘟囔着。哥似乎醒了，对虞志浩的抢被行为并没有抗争，而选择了忍让，于是哥俩重新挤在了那条旧褥子上，盖着谁也没有完全抢去的被子又进入了梦乡。

这时虞志浩娘已穿好大襟棉袄，坐在炕沿上，打着绑腿，准备下地给儿子做早饭。只见娘一条腿抬起放在炕上，左手拎着裤角，右手拿着绑腿的一端，紧贴着裤脚绕了几圈，最后把绑腿的末端掖好。然后，用相同的动作十分娴熟地扎好了另一条腿的绑腿，拖着一双被裹得永远不能舒展的小脚下了地，脚跟重重地踩着地面，迈着外八字脚步走出里屋，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女人。娘穿过简陋的门斗径直向门外走去，欲取柴禾回屋做饭。娘推了几下大门，门颤巍巍的翘翘歪歪地扇了几下没开，她仔细打量着大门，发现门的下半部已被冰冻住，便返身拿来斧子敲碎了冰，再次用力推门，门只裂开一道缝就再也开不开了。寒风夹带着雪花从门缝挤了进来，吹在娘的脸上，娘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而后从裂开的门缝中向外看去，白茫茫的一片，大雪已将家门封住。娘无奈地回到外屋灶旁，但见炉旁只剩下几块煤核，还是虞志浩哥前一天拣回来的，仅够炉膛的一层，可是没有引柴也是做不成饭。娘直起腰，扫视屋子，原本就已结霜的墙壁这时冻成了冰，水缸里的半缸水冻成了厚厚的冰坨，房子里像似冰窖寒气袭人。娘

第一章

进了里屋，里屋也不比外屋暖和多少，窄小的窗户只剩下了一道缝隙，其余的都被一块旧花布挡住了，透过缝隙，玻璃上现出了晶莹的冰花。炕上两个未成年的儿子盖着一床补丁摞补丁的被子，一头一个挤在一条褥子上蜷缩着睡得正香。娘站在炕边，几次想叫醒儿子，但都于心不忍。站了一会儿，坐到了炕沿这一头虞志浩的身边，长长地叹了口气，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这时娘感觉再不叫醒儿子，他们上学就要晚了。她看看两个儿子还纹丝不动，就用手边拍打边催促：“再不起，就吃不上饭了。”

哥闻声爬了起来，习惯地用脚蹬了一下虞志浩，示意他起床。虞志浩毫不情愿地回蹬了一脚，然后，侧过身子蜷缩起双腿拉过被子蒙在头上，看样子是不管不问要睡个够。在娘的心里，虞志浩是她的老儿子。俗话说，老儿子大孙子娘的命根子，虽然家境困难，可娘还是处处偏爱他，尽量不让他冻着、饿着、累着、苦着。在哥的眼里，虞志浩是他的小弟，在没有父亲的家里他时时处处都要保护着谦让着。

“啊！这么冷。”虞志浩突然翻过身从热乎乎的被窝钻出上半身，正欲穿衣，屋里寒冷的空气让他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呼出的气迅即变成了白色的雾弥散在空间。本来他是要返回被窝二次再来的，但见哥已经穿上了棉袄，正若无其事地穿着棉裤，于是，他调皮地趁哥不备突然奔过去将自己冰凉的手伸进哥的肋下：“看你冷不冷？”

哥似乎已经有些习惯了虞志浩的恶作剧，面对突如其来的举动，并没有去应对，也没有向娘求援，手继续地系着裤腰带。只是虞志浩不停的动作使哥多少有些难耐，哥不得不左右前后不停地晃动身子以躲避或借以减轻不适的感觉。

“还闹，家门都让大雪给堵住了，再磨蹭上学就晚了。”娘站在地中央呵斥着。

哥借机系好了棉衣扣，跳下炕，蹬上娘做的棉鞋匆匆出了里屋，挤出大门，用自己秋天时砍回的树枝条捆扎的扫把很快扫出了一条通往外面的小路。回到屋里，他双手插进袖口跺下脚上沾的积雪，暖和一下后，拿起拣煤核用的筐走出了家门。

“别去了，不赶趟了。”哥关门的声音传到娘的耳朵里，尽管娘的声音很大，哥似乎并没有听到，仍然迈着大步向前走去。入冬以来这是虞志浩哥每天必做的第一件事，因为他知道，如果早上不拣回这一筐的煤核，全家这一天就没煤烧。虞志浩比哥小四岁，哥刚上初中，他还读小学，看上去哥要比虞志浩成熟懂事。

其实，虞志浩心里也有数，哥一走，他反倒理智了。他把双手放到嘴前深呼一口气，然后用力呼出热气以温暖发凉的手，接着三下五除二穿好了衣服，撕下一张豆腐票，拿起饭盆就往外走。

“上哪去？”娘问。

“买豆腐去。”虞志浩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本来这有限的几张豆腐票娘是打算留着过年的，眼见着老儿子拿去解馋，满心是要阻拦的，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这时雪停了，东方的天空开始由黑变白，由白变蓝，月亮慢慢地消失了光辉。虞志浩把摔得掉漆的饭盆夹在胳膊肘下，双手交叉插在袖口里，匆匆地向卖豆腐的站点走去。路已经被雪埋没了，却禁不起虞志浩的踩踏。虞志浩脚上穿的是娘上冻前用捡破烂换来的钱买的一双乌拉草编制的鞋，因为这是虞志浩过冬的唯一棉鞋，娘怕他穿不到春天就破了，找来不能再穿的鞋子，取下鞋底缝在这双草鞋的底上，然后再找来布头缝在鞋尖和鞋的后跟。虞志浩穿着娘加固后的草鞋走在雪地上踏踏实实，踩得积雪毗裂地痉挛地嘎吱嘎吱地吼着。迎面怒吼的风刮得人透不过气来，虞志浩的脸上感到针扎一般的刺痛，但他全然不顾，径直向前走着，渐渐地发现远处一盏路灯的下面聚拢着一群人，走近了才看清，原来这些人都是排队买豆腐的。虞志浩上前看看手推车上的豆腐，然后回过头来仔细打量着排队的人群，估摸着排到跟前能买着豆腐，他才站到队尾跟着前面的人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因为娘买不起棉帽子，只好求人给虞志浩织个“耳包子”御寒过冬。耳包子在那个年代对于青少年来说是很时尚的，一般都用蓝色、红色、黑色或绿色的新羊毛线织成，其实就是一个头套，只不过套两个耳朵的部位要比其他的部位略宽略厚，它可以替代棉帽的作用。家里买不起新毛线，虞志浩的这个耳包子是娘用自家的各种旧线头凑起来的。虽然这个耳包子颜色很杂，但还是让虞志浩满足了追逐时尚的心理，也让娘摆脱了买不起棉帽的尴尬，虞志浩出门就戴着它，用来抵御关东这凛冽的寒风。此刻虞志浩戴着耳包子，穿着草鞋在零下三十来度的严寒天气里站着的确难熬。他的两个脸蛋冻得通红，睫毛上了霜，双脚像猫咬的一样难受，只得不停地走动。这时他的鼻涕流了出来，由于天冷冻手，也是由于天还没有大亮，人们不易发现，他便懒得及时擦去，以至于流出的鼻涕冻成了冰，挂在鼻尖的下，在路灯的照射下，犹如一只小灯泡不时地闪着荧光。虞志浩的目光不停盯着前面的队伍，生怕冒出个不自觉的人来夹塞，心里不断地念叨：“咋这么慢呢？”

排着排着，虞志浩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地响，他意识到接下来发生的事不能让外人听见，否则那会是很丢人的。家里供应的口粮不够吃，娘从秋天起，就把从农民秋收时不愿要扔在地里的地瓜头、土豆仔、黄豆粒、白菜帮捡回家，晾干了冬天吃。这些东西吃的多了，放屁就成了常事，久而久之，虞志浩就得出了经验。他见人们不注意，瞅冷冒出一句：“跟上啊，快点！”与此同时，他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完了屁，然后，马上转过脸去低下头，避开人们的视线。放完了屁，他觉得饿了。

第一章

“后面的别排了，卖没了。”虞志浩眼看着排到了跟前，听到卖豆腐人的吆喝，抬起头见人们已经散去，气得直跺脚：“白排了，真倒霉！”然后夹着空盆向自家走去。

“嘿，嘿！”虞志浩用力反复几次开家门都没打开，冻了一大早豆腐没买着，回家了门又打不开，这使他原本就很郁闷的心情又增加了不快，他冲着门板“啪啪”踹了两脚，借以发泄糟糕的情绪，门依旧没有打开。不过就在虞志浩踹门的时刻，他发现了家门之所以打不开的原因是冻胀的地面顶住了门。虞志浩抬起门向外用力，慢慢地打开了家门。

“啪。”虞志浩一进门就把空着的饭盆扔在了锅台上。

“咋，没买着？”娘闻声从里屋迎出来，在窄小的门口差点被气冲冲进来的虞志浩撞倒。

虞志浩看也不看，跨进门槛，一头扑在炕头，双手插进被垛。

“呦，看把你气得，没买着省下咱过年吃。”娘跟着也进了里屋，挨着虞志浩坐在炕上。

虞志浩听了娘的话并没有回答，而是抬起了头冲着墙喘粗气。

“哎呦！让娘看看。”娘转过身去，仔细打量着儿子。虞志浩的脸蛋冻得如同熟透的柿子一样红，娘握着虞志浩两只冰凉的手，心里充满了酸楚。

2

虞志浩哥来到街上大商店后院的锅炉房外，等待着烧锅炉的师傅一早清炉时倒灰渣，以便从中拣出那些没有烧透的煤核，带回家引火做饭和取暖。大商店是日本鬼子侵略东北时建造的，起脊的平房，墙上的水泥挂面凹凸不平，凸出的就像一个个小山尖，凹陷的仿佛一个个小盆地，看上去不同寻常，这是当时抹灰时有意制造的效果，2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然是这个小街上唯一的“豪华”建筑物，也是人们在这个街上唯一能买到食品、服装及其他日用品的场所，所以这里的人们都习惯地称之为“大商店”。一会儿的工夫，锅炉房的门打开了，烧锅炉的师傅挑着两筐湿漉漉的冒着热气的炉灰渣走出来，倒在门前那座小山似的灰渣堆上。不等烧锅炉的师傅返回屋里，哥就奔向前去，熟练地挑拣着煤核。偶尔拣到一块乌黑发亮的煤块，或者一块大的煤核，都会给哥带来一分惊喜。拣煤核的不只哥一个人，有大人有孩子。由于僧多粥少，常常因抢一块煤核人们之间发生争吵，甚至大打出手。虞志浩哥很聪明，从来没有与拣煤核的人发生过正面冲突。此刻，他左手握住大号铁线制作的钩子不停地扒拉着炉灰渣子堆，右手协调地配合着，一旦左手里的铁钩子刨出了煤核，右手立刻就会敏捷地拣起放进筐里，一次一次

地重复着这样的动作。很快灰渣被虞志浩哥翻了个遍，眼见装煤核的筐还差一点没满，哥有些不甘心，挎着未装满的煤筐沿街来到了一家饭店的门前，正好碰见这家饭店的更夫拎着筐往外倒炉灰渣，哥停了下来，待更夫返回饭店屋里他才走上去。这时哥对能否拣满这煤筐已经没有多大信心了，但当他弯下腰用钩子在炉灰堆里扒拉时，他的手可以一块接一块不停地往筐里拣煤核，时不时地还两手同时拣，这使哥对拣满煤筐大大提升了信心，他在心里嘀咕着：要是天天都这样该多好。眼见着筐里的煤核上了尖，哥嘴里哼着毛主席语录谱成的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边唱边朝家走去。

“娘，我回来了！”哥兴高采烈地进了门，将装满煤核的筐放在锅灶旁。而后双手拿到嘴前用呼出的热气哈手，两手不时地互相搓着，边哈边搓。娘从里屋出来，迎面握住虞志浩哥冻得发红的双手温暖着。少顷，娘俯下身子开始点火做饭。

“娘，做啥吃？”哥给娘递过柴禾，帮娘点着锅灶，眼睛望着锅台上下打量着。

“还能吃啥！”娘此刻的确难以回答哥的话。

“炖豆腐吃？”哥试探着问。

“哪来的豆腐。”

“志浩没买到豆腐？”这是哥的猜想。他知道这些日子志浩弟早已被搞得忍不住了，一直惦记着吃豆腐解馋。

“没有，这不还在屋里赌气呢！”

“没买着更好，留着过年吃。”哥的声音很大，像是说给虞志浩听，又像是给娘讲。他起身拿起家里唯一的，也是虞志浩先前拿着的那个排了许久队也没买着豆腐的摔得伤痕累累的饭盆，返身又走出家门去了豆腐坊。

豆腐坊距虞志浩家约一里地，一年中只有冬季才做豆腐，其他时间都关着。到了冬季这里格外热闹，有时做完的豆腐并不都拿到街上卖，也留下几板，用作打兑不愿意起早挨冻排队或者虽然排队了，但排在了后面，排到跟前没买着豆腐的有头有脸有关系的人。这些人买剩下的可以优先卖给内部职工，如果还有剩余，就卖给像虞志浩哥一样来这里碰运气的人了。所以，总有一些人在街上买不到豆腐就跟着卖豆腐的空车跑到这里，运气好的就买着了，不白等。运气不好的，索性趁豆腐坊的人不注意到池子里装一盆豆腐渣回家炒着吃也蛮香的。哥是一路小跑来的，结果这里空空如也，既没有豆腐也没有卖豆腐的人，他绕到后院装豆腐渣的池子旁，只见池子里堆满了白色的豆腐渣，周围弥散着雾气，一股香味扑鼻而来，看上去便知道这是从作坊里刚倒出来的。他四处打量一番，见没有人看管，于是，把盆子放在豆腐渣堆里用力一。就在这刹那间，他的手碰到了热乎乎的豆腐渣，立刻感觉到一股暖流，他停止了一切动作，贪婪地享受着自己创造的温

第一章

暖。这一刻他几乎陶醉了，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因为娘正等着他的豆腐渣做饭，他也要吃完豆腐渣上学去。还因为如果这时从屋里出来人，他端在盆里的豆腐渣就会被没收。还好，真就没有人出来阻止虞志浩哥。其实，关于豆腐渣的处理豆腐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这样一来虞志浩哥的举动既不是这里给的，也不能说是偷的，似乎也合情合理，所以他做起来倒理直气壮了。

当哥回到家时，娘已经做好了饭：“回来了？”

“嗯！”哥边答应着边去洗手洗脸。

“趁热快吃吧。”娘先把饭桌放到了炕头，然后又把粥端到桌上。粥是玉米面糊糊，每个碗里还放了半块地瓜、半块胡萝卜，红黄相间，看上去蛮好的。其实，这是娘没有办法的办法，三口人每月不足一百斤的口粮，平均每天每人一顿饭不到四两粮食。两个正处于长身体的儿子天天放学回来进门就喊饿，月月不到日子就断顿，逼得娘厚着脸四处借粮吃。娘天天盼着虞志浩早点上中学，因为中学生的每月口粮标准按国家规定是35斤，这就意味着家里每月增加了7斤半粮，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可是，虞志浩还有一学期才能升入中学，眼下这个冬天是最难熬的了。娘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所以，一到秋收的时候她就领着两个儿子走出去十来里路，到农村的大地里去找那些由生产队起收过的地瓜地、土豆地、胡萝卜地。生产队收地瓜、土豆、胡萝卜都是用铧犁翻地，难免会在两侧或深层遗漏一些。这样他们可以用锹不惜力气地在这个区域里通过深翻地而捡到遗漏的地瓜、土豆、胡萝卜。如果运气好，碰上两块这样的地，就能满载而归。

“十一”这一天，娘领着两个儿子又去农民的地里捡漏。

“娘，你看那是在起地瓜不？”哥眼尖好像发现了奇迹，带着几多惊喜。

“是，咱就去那。”娘看着哥指的方向做了决定。然后，回头看了一眼小儿子虞志浩：“能走动不？”

“能！”虞志浩回答得爽快，简直就是一个小大人。

娘仨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地瓜地。这是一块山坡地，足有5亩地大小，黄色的土质。一匹老马拉着一副犁杖，在一位农民的吆喝下，沿着一根地垄从东向西翻着，后面跟着两三个挎筐拾地瓜的中年农妇。马犁走过处，将黄土地挖下去足有30厘米，随之粉红色表皮的地瓜便露出了地面，有的因为埋得太深，马犁走过的时候被无情地拦腰截断，上面的就被农妇收走了，剩下的半截埋在地里，这便是娘三个以及和他们一样的城里贫民的希望，农民遗留的越多，对于他们就越满足。他们焦急而又必须耐心地等待着，恨不能让起地瓜的农民立刻就走，把地全留给他们。这时周围已聚集了许多和他们抱着一样目的的城里人，散散拉拉的几乎把这块地围了起来。娘领着两个儿子选择了已经起过的靠近上坡的紧挨着地边的地方停住了。在娘看来，地边有树根也有草根，马犁杖翻起来麻烦又费劲，农

民不愿意到这干，这样留在地里的地瓜就多。这是娘的猜想，多少带有侥幸心理。他们发现农民已经向地中央走去，虞志浩哥俩再也等不及了，于是就埋头挖了起来。挖着挖着，只见虞志浩的脸上露出了惊喜，然后蹲下身子捡起一块被犁断的足有一斤多重的地瓜，欣喜地打量着，思索着，那样子极有成就感。

“快装到面袋里，别让人看着收回去。”娘吃不准面前的情况，心里有些不安。

“没事的，这里都起过了。”虞志浩胸有成竹，继续欣赏着手中的这块半截地瓜。地瓜的断面白白的，偶有零星的土面粘在上面，就像一块白玉上面的瑕疵一样明显。断面上浸出乳白色的汁液，他用舌尖舔了舔，许是怕溢出的汁液白白地浪费：“真甜哪！”

末了，他打开自带的打着补丁的面袋得意地装了进去，似乎这才完成了对这块地瓜的欣赏。接着他们就不停地挖，差不多挖个十锹八锹就能翻出个地瓜，或完整的，或被犁断的，不管怎样，在他们看来此时都是极大的安慰。每挖出一个地瓜，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捡起来，就像是挖到了金子一样令人兴奋。

“哎哎，干啥？”哥喊了起来。

哥的突然叫喊声引起了虞志浩和娘的注意。抬头一看，一个农民正从哥的手里抢夺刚翻出的半袋地瓜。

“你们不是都起过了吗？”娘急忙上前阻拦。

“地是起过了，但地瓜是我们的。”农民不依不饶，抢夺哥半袋地瓜的手就是不松开。

“你行行好，看在我老婆子的面上放了我们吧！”娘见讲不通，怕娘仨辛辛苦苦累了半天挖出的地瓜真的被没收，就向农民求情。

“你们要不把这袋子里的地瓜交出来，我就叫人把你们押到队部去！”农民很凶。

见状，虞志浩趁农民对他不注意拾起自己的少半袋地瓜就跑，直跑到农民看不到的地方才气喘吁吁地停住脚步，等着娘和哥与农民交涉的结果。最后娘和哥让步了，把自己用汗水换来的半袋地瓜无可奈何地交给了农民，眼看着农民拿走倒在了那堆积如山的地瓜堆里，然后把面袋扔到了哥的面前。哥看着空空如也的面袋十分懊丧，低着头用脚漫不经心地踢着地上的土块。哥觉得受到了欺辱，他的劳动果实平白无故地被剥夺了，从心里恨这个农民，感到窝囊憋气。看到农民抢哥面袋的场面，一些和他们一样来翻地瓜的城里人心里没了底，所以三三两两地走了。

“好了，儿子，咱不生气。要不咱回家吧！”娘爱怜地替儿子拂去头上的泥土。

“不，等！就是天黑了，也等！”看得出虞志浩已经铁了心非要在这里补回他哥损失的半袋地瓜。

终于快要黑天的时候，农民们用马车和牛车把地中间的几堆如山的地瓜运走

第一章

了。虞志浩他们急不可待地拥向地中间，挥锹舞镐尽显本能。

“来，吃块地瓜再干。”娘知道从早到晚两个儿子粒米未进，早就饿了。于是挑了两个又大又圆的地瓜，用手抹去沾在上面的泥土，然后用衣襟擦干净分送给两个儿子。虞志浩和哥放在嘴上使劲咬了一口，嘎嘎的吃得很香。

“好吃不？”娘一边关切地问，一边不停地将小哥俩翻出的地瓜往袋子里装。

“嗯。”虞志浩已经来不及回答娘的话，几口就把这一半地瓜吃掉了，然后继续一丝不苟地翻地瓜，不时地将翻出的地瓜扔到娘的面前。哥似乎还在憋着气，吃完了生地瓜一声不吭，埋头再干。

月亮出来的时候，天起风了，旷野里冷风瑟瑟，借着月光可见远处的树林里已经飘落了一层枯黄的叶子。娘直起身子长长地喘了一口气，看着装满地瓜的面袋和装不下的堆成堆的地瓜又喜又忧，最后娘让哥把外裤脱下来，在地头找到了一捆青草，把两条裤腿头扎住，这样一条裤子就相当于两条大面袋，娘仨劳作一天的果实把它撑得鼓鼓的。月色下，他们忘却了饥饿，忘却了疲劳，也忘却了和农民惹的气，一前一后地走着，脚步匆匆，归心似箭，肩上扛着的仿佛是一家人的希望。

3

虞志浩坐在桌前看着娘端上来的饭两眼发呆，除了黄色的玉米面糊糊和碗里的地瓜与胡萝卜外，还有就是用干白菜叶掺了一点玉米面做成的菜团子，因为没有菜，娘就在菜团子里加了少量的盐，这样一来，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吃。如果年把辈子吃上一顿倒也新鲜，可一个冬季天天顿顿都不断，这真让虞志浩难咽。其实，娘早就看出这一点，可是，又没有什么好办法，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不是上冻前带着虞志浩哥俩到农村去小秋收，眼下在这漫长的寒冬里一家三口只能捧着碗喝玉米面稀糊糊了。娘见状，忙从外面的屋檐下拽了一棵早在上秋时就挂在那里冻得硬邦邦的大葱，剥去老皮，切成碎末和哥带回来的豆腐渣炒了一盘端到桌上，顿时香味伴着热气向虞志浩扑面而来。虞志浩仿佛无动于衷，没有半点的胃口。这也难怪，两个半大小伙子，正是能吃的时候，家里粮不够，又没钱买鱼肉，顿顿没荤腥，越吃肚里越没油水，越没油水越能吃，这样的饭能接上流已经够难为娘的了。虞志浩想来，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咽，吃罢早饭和哥上学去了。

冬天的太阳爬出了雪面，并不很红，也不很刺眼，正在不停地攀升，看上去就有生机，开始有了温暖，让人寄托着希望。虞志浩和哥借读的学校是离家六七里地以外石油化工厂的子弟校，因为工厂正在建设中，许多职工还没来得及带家属，即便加上像虞志浩这样的外来户，学校的人数也并不多，因此刚建成不久的

学校就把小学和中学合在一起。工厂的领导对教育是很重视的，指定一名领导负责教育工作，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拨出专款办教育。学校是砖瓦到顶的崭新平房，每个教室都有取暖的火炉子，有足够的煤烧，屋子里暖洋洋的，日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射进教室。在虞志浩看来，学校的教室比自家好得多，写作业不冻手，宽敞明亮暖融融的，每天都使他感到新鲜。虞志浩家就是奔着这个厂子来落户的，可因为娘没有文化，而且年龄又大了厂里没有录用，虽然虞志浩和哥不是石油化工厂的子弟，但工厂领导很大度，也同意他们和厂里职工的孩子一起上学念书。

“哥，几点了？”家里没有表，虞志浩一出家门就问哥时间。

“七点多了吧。”哥习惯地朝天空看了看，回答得并无十分把握。哥的这种做法是从娘那里学来的，晴天看太阳，阴天凭经验，跟着感觉走。

“快……啊！”虞志浩想说话，结果一不留神刺溜摔了个腚蹲儿，剩下的话憋了回去。哥将他从地上拉起来后，虞志浩一边小跑一边拍打沾在身上的雪，连跑带颠把哥甩在了后面。别看家境困难，可虞志浩在校表现特别好，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名，各项活动积极参加，老师喜欢，同学拥护，这个学期又被选为班长，两道杠的臂章戴在娘给他做的打着纽襻的便服棉袄上很抢眼。他天天早来晚走，早上生炉子、扫雪，放学扫除等，他都自觉而积极，为的是上教室里的好人好事墙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受到老师的表扬。

虞志浩刚跑出自家门前的小道，就见公路上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拉着装满劈柴的车子在如镜的冰雪路面上向坡上走。由于路面滑，脚下踩不住，身体用不上力，拉车的人几次都险些滑倒。虞志浩见状，急忙跑上去，用力帮助推车，爬上了坡路，直送到平坦处，拉车人连声说谢谢。虞志浩想，如果这时有同学给碰上向老师一汇报，自己又能受到表扬。

虞志浩来到学校，见自己班级教室门外的雪地上没有踩过的脚印，断定自己还是全班第一个，这才放了心。他掏出钥匙打开教室的门，气还没喘匀，就去点火炉子，他要让同学们一进教室就感觉热乎乎的。随后，他又拿着扫帚来到门外，把通往教室路面的积雪扫净，这时同学们才三三两两地来了。虞志浩返回教室放好扫帚，估计老师该到了，于是他向教研室走去。

“嘭嘭嘭！”

“请进。”

虞志浩来到老师的对面，没有向老师打招呼，只是低着头解棉袄的扣，从里兜掏出一张叠得很整齐的纸递到老师的手上。

老师展开一看是街道出具的关于虞志浩的上学免费证明信。看罢，老师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下全班就齐了。”

第一章

每当新学期开学收学费时，虞志浩的学费问题在老师的心里就像一块石头压着。虞志浩家的状况使老师左右为难，催收于心不忍，不催对上难以交待。因此当拿到这份免除学费证明信时，老师悬着的心就像一块石头落地了。

“娘，今天我的算数语文又打了一百分。”放学的时候，虞志浩人还没进屋就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大声地喊着。

“瞧，把你美的。”娘嘴上揶揄，可脸上却喜滋滋的，看得出娘的话是言不由衷的。

虞志浩并没有介意刚才娘的话：“老师还说让我考大学呢！”虞志浩带着自豪和憧憬。

“考大学？”娘显得有些惊诧，端着饭碗静静地看着虞志浩。

这顿饭是娘用积攒半个月的高粱米做的干饭。虽然比不上大米白面好吃，但总比吃玉米面糊糊顶饿。娘知道虞志浩今天是期中考试，是想犒劳一下儿子。娘把盛满高粱米的饭碗和咸菜盘放在桌上，意味深长地说：“要是真能考上大学，你就有出息了。”

虞志浩默不作声自顾低头吃饭，一口饭一口咸菜，三口并作两口，转眼间满满一碗高粱米饭吃光了，连一个米粒也没剩下。

晚饭后，虞志浩把碗筷收拾下桌，借着饭桌打开书包开始写作业。一盏15瓦的白炽灯吊在他的头上，桔红色的灯光很柔和，几乎洒满了这个狭小屋子的各个角落。虞志浩的作业本是自己东拼西凑的“马粪纸”（包装纸）裁成32开大小后娘用线绳钉制的。就是这样的本，虞志浩也要用过正面再用反面。写着写着虞志浩感觉浑身有些凉，于是他放下笔，两手习惯地放在嘴上哈气暖手，两眼环视着结了冰霜的四壁。然后，从炕上蹦到地上伸伸胳膊踢踢腿，边活动边向门口走去，想看看娘在外屋干啥，他探着头向外屋看，结果发现娘正在喝玉米面粥。末了，娘还用舌尖舔舔碗边。这时虞志浩才意识到，先前吃饭时，娘为什么坐在那里不吃而是看着自己吃，原来把干饭省给了自己，而她却背地里喝稀溜溜的玉米面糊糊，这使虞志浩心里咯噔一下。片刻，他回到桌前，把桌子向炕头推去，埋头继续写起了作业。

“把鞋脱了上炕，拽过被盖上脚。”娘发现虞志浩的脚在磕打着墙，握笔的手已经红红的。

“嗯。”虞志浩并没有停下写作业，他穿的是敞口的草鞋，左右脚相互一帮忙就轻松脱掉了。由于没有袜子穿，脚从鞋里出来时还沾着乌拉草的碎末，但他没有顾及，双脚插进擦在炕头的被里慢慢的身上开始暖和了。虞志浩的笔，只是个铅笔头，因为太短了，手握不住，就用废纸叠成笔套接在铅笔头的后端，对付着用。他用的文具盒是在石油化工厂职工医院捡来的纸药盒，摆放着四五支类似的

铅笔头，还有两块不规则的一用就掉渣的橡皮头。虞志浩写错了字，用橡皮头擦，不小心把纸擦了个洞，他急忙用手轻轻地修补，好不容易把这个洞修好。再写错字时，他不用那块橡皮擦了，却用手指头一点一点地小心翼翼地往下蹭，那神态一丝不苟。

不知过了多久，虞志浩完成了作业，要睡觉时，才感到自己还憋着一泡尿呢。他慌慌张张地提着裤子向门外跑，一不留神被门槛上的冰滑倒了，摔了个四脚朝天，险些把尿弄了出来。好在门外天黑没人，他掏出小家伙又开双腿对着雪地就撒，尿形成了水柱穿透了厚厚的积雪，尿星溅到鞋帮上立刻冻成了冰。完了，他搓着两只冻得红红的小手，跑进屋里直奔炉边，想借助炉火暖暖手。

“呦，这么早就没火了。”

“哪有那么多煤烧啊，你没见现在烧的全是你哥拣的煤核吗？忍着点吧。来，娘给你热乎热乎手。”于是娘那双粗糙干裂的手给虞志浩带来了温暖。

4

早春的风并不温暖，时而寒气袭人，风席卷着松花江两岸，江堤上的大树无情地抖落掉入冬以来一直坚守在树枝上的叶子，垂柳的树梢被吹得不住地打颤。虞志浩和哥的学校春季开学的时间已经延迟了一个多月，终于接到了登校通知。一走进校门他们就愣住了，院墙上、教室的门上随处可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横扫四旧！”“打倒走资派！”等大幅标语，全都是用扫帚或抹布蘸白石灰水写的。标语附近偶尔可见用过的装白石灰粉的破纸袋子，一看便知道，这是从石油化工厂建设工地弄来的。虞志浩和哥向着那里望去，昔日如火如荼的石油化工厂建设工地，成帮结群的职工们正相互指责、大声辩论，吼叫声压倒了其他的声音。

“进吧，快到大礼堂读大字报去。”前来登校的学生越聚越多，正当大家纳闷的时候，校门卫室的工友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同学们的后面指手画脚。

“什么是大字报啊？”虞志浩问道。只见这名工友腰上扎了一条皮带，左臂上戴着红袖标，上面用黄色油漆印制的“井冈山”三个字，一看便认出了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手迹，工友的这副打扮与从前判若两人。

“看了就知道了。”工友不耐烦地吆喝着。

虞志浩和哥等同学们向学校的大礼堂走去。一路上，只见教室里桌凳图书洗劫一空，校园一片荒芜，仿佛变了一个世界。学校大礼堂里面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其中有报纸，也有平时用来印考试卷子的大白纸，纸上用毛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大字。突然，虞志浩被眼前的大字报震住了，上面写着他老师的名字，而且是

第一章

在大字报的标题上面，老师名字明显地比其他文字大而粗，并且用红墨水打了叉。大字报上说老师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老师有资产阶级思想、穿皮鞋、戴口罩、脸上抹雪花膏等等，要打倒。再往下看，也点了他们老校长的名字，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让他靠边站。虞志浩站在那里感到后背像有凉风一样在飕飕地吹，浑身颤抖，他拽着哥的手说：“回家吧。”

“再看一会儿。”

“那我走了。”虞志浩实在不想看了，也不敢再看下去，便独自走了。

虞志浩走在回家的路上，没有了以往活蹦乱跳的神采，闷闷不乐地进了家门。

“咋放学这么早呢？”看到虞志浩，娘有些意外。

“没上课。”虞志浩把书包向炕里一扔，坐在炕沿上露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咋回事？”

“不知道。”

“那老师呢？”

“没看到。”

“你哥在上课？”

“也没有。”

“干嘛去了？”

“看大字报呢。”

“什么大字报？”

“就是在大纸上用毛笔写的文章。”

“什么文章？”

“都是些说老师校长坏话的。”

“谁写的？”

“老师、工友，谁的都有。”

“谁让去看的？”

“工友呗。”

“他咋有那么大权力？”

“那是！满校园现在数他官大。”

“那校长呢？”

“不知道。”

“让井冈山战斗队给关起来了。对了，还有你们班主任呢！”这时，虞志浩哥也从学校回家了。

“为啥关他们？”虞志浩不解地问。

娘也站在一旁带着迷茫的目光期待着哥的回答。

“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人。”哥尽量把从大字报上看到的内容学给娘和弟弟听，尽管自己也不太懂。

“什么叫资产阶级的人呀？”虞志浩追着问。

“什么走资派呀地富反坏右呀牛鬼蛇神哪等等。哎呀，我也记不住了，都是些新名词。”这一回哥真的有些招架不住了。

“都是些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学生不上学，老师不教课，这是什么事呢？”娘一时搞不懂发生在眼前的一切，无奈地摇摇头，然后出去掂量着晚饭给两个儿子做什么吃。

第二天早上，虞志浩和哥在上学的的时间依旧来到学校，虞志浩刚打开教室的门，就听操场上的广播喇叭里在高声地喊着：“革命的小将们，现在马上到礼堂开会。”

“谁是革命的小将啊？革命的小将是什么意思呢？”虞志浩反复琢磨着这个新词的含义，真的有点搞不懂，看看陆续来到班里的同学们，大眼瞪小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发愣，谁都摸不着头脑，不知广播喇叭在喊谁，更不知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事。

“咋还不动呢？”这时那个工友推开教室的门，把脑袋探进来催促着，看样子有些急不可耐了。

虞志浩和同学们这才明白，原来革命的小将就是指他们这些学生，于是起身跟着那个工友去了礼堂。礼堂里挤满了人，坐不下的都站在过道上，有学生有老师，老师们大都沉默不语，学生们闹闹嚷嚷，个别男生还在打斗着。

“大家静一静，要开……”“会”和“了”还没出口，就听喇叭里传出了干咳声，接着是降了调的用沙哑的嗓音重复着刚才的那句话：“大家静一静，要开会了。”

虞志浩和同学们循声看去，竟是那个工友站在舞台中央的讲桌后面，他今天的装束与昨天有了很大不同，完全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头戴一顶黄色解放帽，上身着一件褪了色的军装，胸前别着一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章，腰里扎的还是昨天的那条皮带，左臂上的袖标显得很抢眼，下身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裤子，脚上是一双黄胶鞋。他左手拄着讲桌，右手握着用红绸布包着的麦克风，一副老校长的做派。不过他不像老校长戴高度近视镜穿中山装，脚上也没有老校长那样的黑皮鞋，他那做派特僵硬特不协调，让人看了很不舒服。舞台上方贴着四张半米大小的白纸，上面用板刷写着“批斗大会”，使人们的神经骤然间绷紧了。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何师傅作忆苦思甜报告！”这一次工友没有干咳，可能他知道自己的毛病做了准备。他照着事先写好的会序，每念一句，就见他的喉咙上下滚动一下，看得出那是用咽唾沫的方法润嗓子，中间还磕巴了两次才算勉强念完。

第一章

虞志浩从来没听过什么忆苦思甜报告，更不知忆苦思甜报告是什么东西，他好奇地抬头向主席台看去，原来这位即将作忆苦思甜报告的居然是他班同学何衍生的爸爸。他四处搜寻着何衍生，想看看何衍生此刻的表情，此刻的反应。

这时何衍生已经挤到了前面，望着台上的爸爸心里无比得意，充满了自豪。

何衍生爸爸坐在讲台上，一开口就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他才开始作报告。他说，他生长在万恶的旧社会，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祖祖辈辈靠给地主打长工维生，全家吃糠咽菜。他6岁那年偷吃地主家的馒头，被地主发现棒打了他，爸爸上前阻拦被地主活活打死。说到这里，何衍生爸爸十分沉痛流出了眼泪。虞志浩见状不知所措，偷看前面的何衍生，许是受爸爸感染的，何衍生鼻涕一把泪一把，竟然失声痛哭起来，他的哭声打破了礼堂的沉寂，让人们觉得有几分刺耳。

“打倒地富反坏右！”这时工友冲到台上，举起握着拳头的右手振臂高呼。工友的举动把在场的人们搞得不知所措。

“你们怎么一点无产阶级感情都没有啊，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工友见大家没有反应，走到麦克风前大声嚷着，看样子他已经怒发冲冠了：“下面跟着我喊口号，喊不喊是阶级立场问题，谁不喊就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忠。”说着，他扫视台下。台下静悄悄的，人们脸上面无表情。接着，他喊道：“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押上来！”随后，只见四个戴着用报纸糊制的高尖帽的人被押上台，每人胸前挂着一块8号铁线拴着的铁板，铁板上贴着白纸，上面有两行字，上边的字小看不清，下边是用毛笔蘸着黑墨汁写着被批斗人的名字，名字上用红墨水打了叉，每个人都被两个年轻力壮的造反派押着。当被批斗的人站稳后，虞志浩才看清了这四个被批斗人的面孔：老校长站在左侧的第一个，牌子上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右侧是虞志浩的班主任，他戴着的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铁牌。中间的是一对夫妻，被造反派架着胳膊摁着跪在台上，男的挂着“大走资派”的铁牌；女的牌子上写着“大走资派的臭老婆”。虞志浩知道面前的这对夫妻就是班里学习委员肖菡同学的父母。可他却不能理解，谁不知道肖菡的父亲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长征过来的老红军，是这个几千人大厂的厂长啊，他怎么能戴着高帽跪在众人面前呢？肖菡的母亲是从沂蒙山走出来的老八路，厂医院还没建成就是院长，一边给职工和家属看病，一边领着人们建医院。虞志浩在学校擦玻璃刮破了手指肚还是肖菡妈给包的呢！那次是他第一次见到当干部的，而给他的印象是那样和蔼可亲，这样的好人怎么能有罪呢？正当虞志浩百思不解的时候，那个工友拿着先前写在纸上的口号又喊了起来：“打倒牛鬼蛇神！”有了前面的插曲，再加上工友的上纲上线，台下已经有人跟着喊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大走资派的臭老婆！”“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

贤孙！”尽管口号声稀稀拉拉，但看着台下的人们渐渐地发动起来了，工友喊得越发起劲：“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阵口号过去后，何师傅继续着他的报告。他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他从苦海里救出来，让他当了国家的主人。毛主席是他的大救星，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他要一辈子忠于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末了，何师傅站起来激动地举起右手高呼着：“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进行大会第二项，”工友走出来继续主持会议：“伟大导师列宁教导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是叛徒，为了不让大家忘记阶级苦，牢记阶级仇，现在吃忆苦饭。大家排上队到水房去，一人打一份。”

这时，已到了晌午，虞志浩肚里咕咕饿得乱叫，心想什么一苦饭二苦饭，吃了顶饿就行。再说，能吃饱了也给娘省一顿饭呐。他挤到前面早早地领到了一份忆苦饭。用麸子和玉米面混合后蒸的窝头，每人一个。还有麸子和白菜帮加盐做的糊糊，看上去黑不溜秋的，一人一碗。正当虞志浩准备尝第一口忆苦饭时，喇叭里传来了一首女声歌曲，曲调凄婉悲惨：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5

“走，早请示去。”娘领着虞志浩来到自家房头的空场上，参加居民委的早请示。文化大革命以来，接连不断地出现一些新鲜事，使得虞志浩匪夷所思。开始虞志浩试图搞清楚每件事的原委，可是一一次次受到娘的阻拦，娘不许他乱说乱问，生怕惹事生非。娘说，你没见大街上戴高帽挂牌子被游斗的人吗？那里面一些人就是乱说话惹的祸。这样一来，虞志浩只能有话憋在肚里，不知是怕惹祸，还是被现实改变了，从那以后虞志浩变得沉默寡言，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跟着娘来到这里，与街坊邻居们一起面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向他老人家请示，晚上睡觉前再来到这里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作汇报。表面看去，似乎他已习惯了这样的“早请示”“晚汇报”生活。

娘俩来到空场时，这里已经站满了居民委里的家庭妇女和停课的学生等无业人员，因为有职业的人都去单位参加这种政治活动了。居民委主任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矮身材的胖女人，臃肿、成熟的躯体好像是慢慢堆积起来的，没有形状，没有活力，在别的女人身上显得不过是丰满，而她却给人以肥大的感觉。脸色红润，两个小煤球似的眼睛凹陷在一脸肥肉中不住地移动着，时而瞧瞧这张面孔，时而打量那张面孔，目光中带着惊慌。她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挂在墙上，对着毛主席像，带领大家先三鞠躬，然后目光躲开众人，很不自然地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